

黄埔军校山东同学历史研究书系 © 编委会主任 吴翠云

黄埔人生

黄埔军校山东同学口述资料选编

主编 赵兴胜

下 册

 山东友谊出版社

黄埔军校山东同学历史研究书系

黄埔人生

黄埔军校山东同学

口述资料选编

下册

主 编 赵兴胜

副主编 高 玮 王功彬

刘姿驿 王德勇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本课题研究及成果出版由山东省
黄埔军校同学会资助指导完成

黄埔军校山东同学历史研究书系

编辑委员会

主任：吴翠云

副主任：赵 强 亓同秋 陈向阳 陈镇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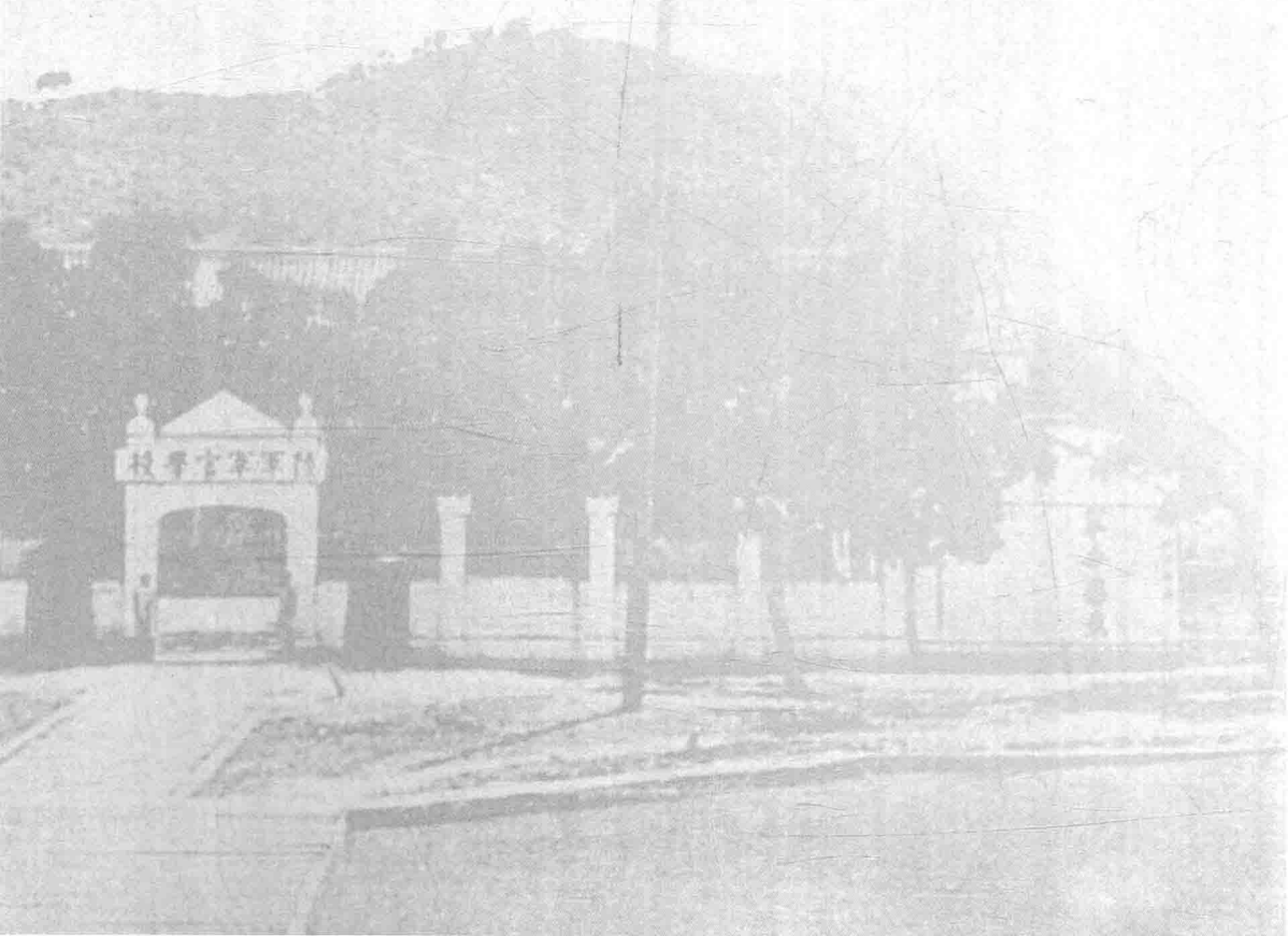
委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丁建元 尹作升 王 建 刘锡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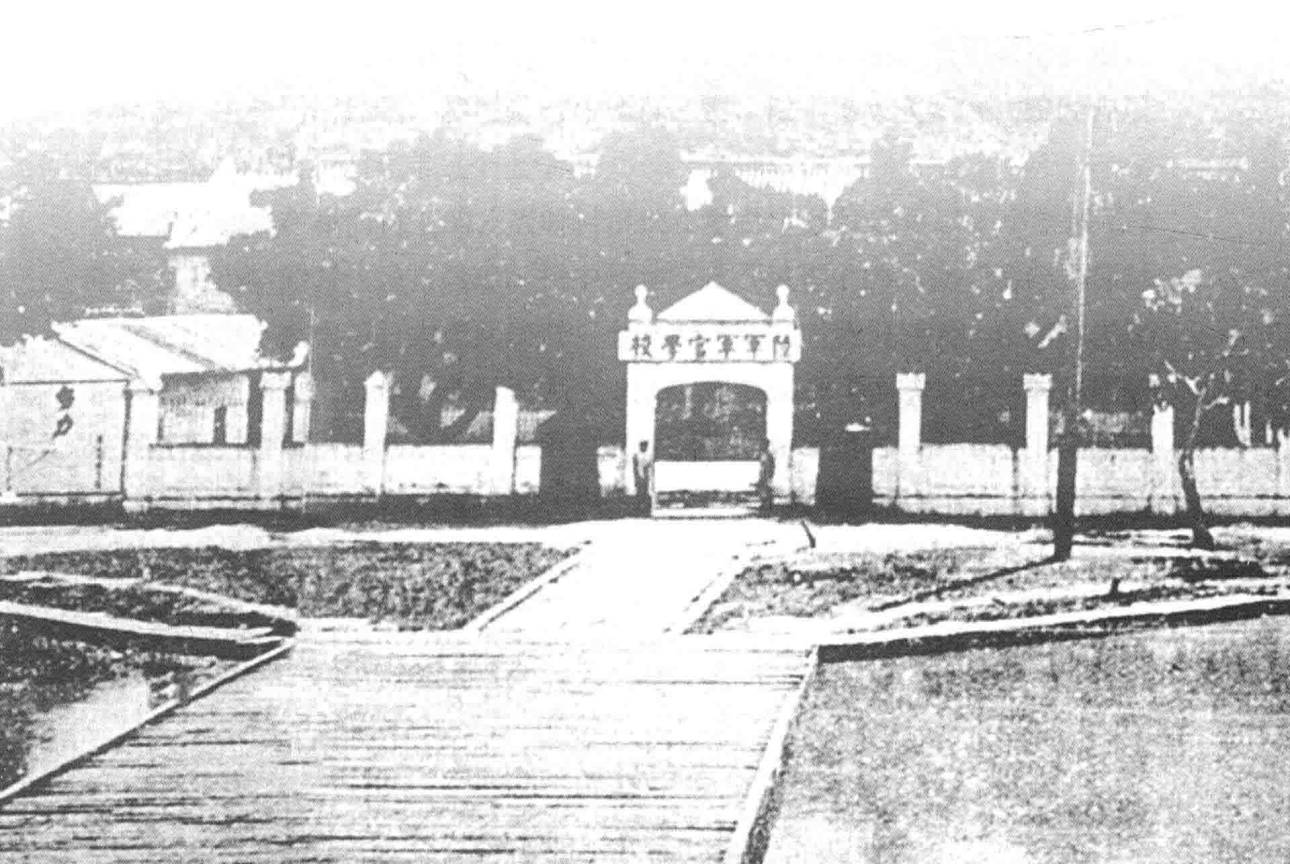
李德强 吴昌华 张铁岩 赵兴胜

郭志宏 郭毅杰 徐 玲 徐海燕

熊文正 戴智章



二、
黄埔同学访谈录



别之萃访谈录

别之萃，1914年生，别号拔夫，山东安丘人。1939年在成都考入黄埔军校16期步兵科学习，1944年应征加入青年远征军，1949年于上海苏州河参加起义。



【时间】2013年12月2日

【地点】青岛市北仲二路13号

【记录人】杨超

杨超（以下简称杨）：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访谈工作的支持与配合！先请您谈一下考入黄埔之前的家庭生活状况和受教育情况吧。

别之萃（以下简称别）：我是1914年2月出生的，出生地是山东省安丘市别家屯，家庭生活条件一般，兄弟三人，我排行老小。当年家里有地，不算多，主要用于种烟，然后自己烤烟自己卖，做小本买卖赚钱，曾经开过酒厂、油坊，供我们兄弟三个上学。

小学就是在我们村上的，当时村里的小学办学条件还可以，小学读了3年多，上小学的时候爱打篮球。初中是到安丘县城里上的，读了两年。那时候学费交得不是很多，大概几块钱一个学期，家里能负担得起。高中就去北京一所私立的北京山东中学¹读的。当时只是想去北京看看，了解当时国家的发展近况，看看当地的面貌，结果家人就让我留在那边的一所山东中学读高中。在那里主要学习国语、数学、自然等课程，学校比较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。课余时间就是看一些课外的书籍，练练字。我们家里上学的学习都挺好的。

1 私立山东中学为今北京161中学前身，成立于1906年，初名齐鲁学堂，1912年改为私立山东中学，周树标任校长，主要以山东省旅京人士及其子弟为教育对象。

我大哥是学医的，之后就去山西阎锡山的部队当了一名军医，后来又担任过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，直到退休。二哥在天津学土木工程的，后来就去了一家公司工作，名称已经记不清楚了。

杨：您能讲述一下自己报考黄埔军校的相关情况吗？

别：1934年下半年，我从北京山东中学毕业后，回到家里。后来送我大嫂和侄子去山西找我大哥，我大哥别之选当时在山西阎锡山的部队里当军医处处长。到那后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，大哥就鼓动我，让我参军。在大哥的介绍之下，我就参军了。我参加的部队的番号是晋绥军70师（或者79师）196旅429团，军长是王靖国，师长是方坤。入伍的时间是1937年9月份。

由于有文化，从事文书工作。首次接触战争是忻口战役中的原平阻击战，目睹了旅长姜玉贞壮烈殉国。姜旅长受命坚守了原平7天。1937年10月1日，日军包围原平，在城外展开激烈的争夺战。姜旅长白天亲临第一线指挥，夜晚巡视阵地，鼓励官兵杀敌报国。有时候亲率小部队进行夜袭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。由于中日双方在兵力、武器等方面差距较大，我军城外的部队遭到重创，被迫撤回城内固守。10月8日，日军调集飞机、大炮反复向原平城内轰炸，我军伤亡惨重。10日夜，任务完成，姜旅长率特务排突围至城外，不幸中弹牺牲，时年44岁。我死里逃生后找到残部429团，团长说，以为你们都阵亡了，已经通知你兄长了。其后，又参加了侯马等地的战役。师长方坤，山西人，说话结巴，他因部下误伤林彪而受记大过处分。

1938年底，从部队上得知洛阳那边黄埔军校招生。我打算去报名，上军校。我报考黄埔军校的时候是一个人在洛阳街头报的名，当时报名的还有其他一些人，总共有十几个人吧，名字记不太清楚了。到了1939年9月，我们就一块往成都走，从洛阳出发，一路南下，经过西安，再南下到达四川成都。一路翻山越岭，跨河过江，到了成都，在成都进行考试。当时报考军校需要初高中以上的学历。考试科目主要是文化课的考试和体能项目的测试，具体考试科目记不清楚了。在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，蒋介石到学校给我们这些学员讲过话，主要是鼓励我们专心学习、加强锻炼，以便报效祖国。当时我们听到这些话，心里都很激动。

进入黄埔军校之后，我学的是步兵科，具体学什么内容记不清了。当时

不用交学费，每月还发一点补助，但是不多。在军校有校歌校训，每天上课操练，很有秩序，就是生活艰苦点，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日常训练比较多，睡觉时间不充足。学了三年就毕业了。

我没有参加过抗美援朝，那个时候我就不愿意打仗了。我在军校期间和家人基本上没有联系，早在抗战的时候就没有联系了。那时候书信往来不是很方便，又不知道和家里人说什么，就不怎么给家里人写信。

杨：您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又去了哪里？做了些什么？

别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的卫戍司令部（长官刘峙），从事国防工程方面工作，主要是在后勤仓库进行日常的登记、管理工作，虽然比较繁琐，但还是挺有意义的，能够为国防事务做一点贡献也是很荣幸的。在那边工作了1年左右。后来，想继续打算从军，就又考上了青年军，参加了青年远征军204师，任1营营长，跟随青年军入缅作战。

1949年初，在苏州河一带，我们选择了起义。起义之后，可以自愿选择是否继续参军打仗，但是我当时就不愿意再打仗了。那时我的一个营长让我去南京的一个培训学校任教，我不想去，打算回原籍。当时两个姑父都在青岛，我来青岛看望他们的时候就直接留在这里了，后来就被安排到电镀厂工作，直到70岁才退休，当时退休金很低，才41块钱。

我在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中都没受到影响，但是在“文革”中受到迫害，房屋被查，家中的东西尤其是我参军的一些照片、物品全被烧毁，我本人也被遣返回安丘老家。到了1977年平反之后才又回到了青岛。回到青岛，去之前的电镀厂工作了几年就退休了。退休之后有一定的退休金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。

杨：现在您的生活状况如何？

别：生活还算不错，退休金一个月有3000多块钱。我在1989年参加了青岛黄埔同学会。加入黄埔同学会，主要是参加黄埔同学会召开的会议，和一些青岛的黄埔老人有联系。黄埔同学会组织的一些聚会我也参加过，之前在一个部队的同学来看过我。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王宗山之子——王广生，此人现在住在北京。王宗山是我上黄埔军校时候认识的一位军校负责人，对我很照顾，我也很敬佩他。

当年报考黄埔军校都是为了抗日报国，所以我为自己是黄埔军校的一员

而自豪。遗憾的是当年我在黄埔上学时候的一些实物已经都没有了，只保留了后来补发的起义证书。加入黄埔同学会后，又找到了当年在军校时候的感觉。青岛市黄埔同学会、民革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黄埔老兵很关心，经常来看望我，询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我很感动。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没有什么困难，希望伟大的黄埔精神能够传承下去，也希望两岸同心，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。

骆锦灿访谈录

【时间】2014年8月10日、2015年3月5日

【地点】德州市骆锦灿家

【记录人】战海霞

骆锦灿先生，现年96岁，现住德州市德城区五环庄园。骆先生是一个为人低调、善良的老先生。他为别人想的多，为自己想的少，名利面前总是退让，救助那些困难同学，彰显黄埔情怀，大象无形，大爱无声。

战：您参加黄埔前，家庭情况怎么样？求学经历怎么样？

骆：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人，一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他们都在读书。我在济南市第四小学读书，后来考入济南一中，当时一中就是比较好的学校了。我爸爸是火车站的站长，卖票，挣钱供我们上学，家境一般，随挣随吃。

战：您还记得哪年考入黄埔军校的吗？黄埔军校的具体情况怎么样？

骆：1938年，我当时十八九岁，济南已经沦陷，山东省教育厅领着济南市的中学流亡南下，当时所有日占区的学生能跑出来的都跟着走。一路南下，泰安、济宁、菏泽的中学生也都跟着走。从菏泽到了河南的南阳赊旗店，然后到了湖北郢阳，正好遇到军校招考。黄埔军校的招考分几个大区，在武



骆锦灿近照（2014年8月）

汉也招，西安也招，还有其他的地方招。军校给学校的信息，学校的同学谁愿意去考谁就去；谁不愿意去，谁就不去。我和一帮同学从郾阳经过老河口坐船顺着汉水顺江而下去了汉口，在汉口考的军校。当时我们学校去参加考试的人不少，就考上了四个，根据成绩张榜公告，谁考上谁没考上。考试就和我们考高中的时候差不多，数学，中文，英文，计算，化学之类的都考。被录取后，招生办事处的人带着我们坐船去了湖北宜昌，我们在宜昌住了挺长时间，因为当时的船少，我们只能等有船再走。后经重庆铜梁我们开始编队，编入 16 期 1 总队，有班长、队长、区队长等带领着部队步行到成都，五六百里地我们步行了 10 多天。我在军校学习了两年多，1940 年 12 月 25 日毕业。

我在学校什么都学，文科数学什么的都有，战术也有，出操、操典，训练时间很长。通信兵也一样都要训练。平时都上课，星期天休息，主要就是吃饭睡觉，不能随便乱跑。军校里，学习的和现在的大学差不多，基础训练都是一样的，不同专业的学生再专门学习不同课目，通信兵还要学无线电收发。

当时在军校里也有山东老乡，如魏秀椿、孙云浮，禹城的，我们同队，他比我大四五岁，他在西安考入黄埔军校的，后来在家当老师。

战：您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见过蒋介石吗？

骆：见过。那时候每星期都有纪念周。蒋介石是校长，他有时开会讲话，我们做观众听。学校在成都北校场有 3 个总队，我们当时驻扎在西校场，大家都去听蒋介石讲话。当然，他并不是天天在那里，有时在重庆。

战：您在黄埔军校时的生活环境怎么样？

骆：虽然飞机轰炸过几回，但大后方相比还是比较安定的。军校就是一般的部队待遇，伙食挺好的。我们不用交



骆锦灿所获抗战胜利 60 周年纪念奖章

学费，我们是军校的学员，他们连吃饭穿衣都管，还发工资，给零花钱，那叫发饷，又不吸烟喝酒，当时足够了，但具体多少记不清了。

战：您还记得黄埔时候的战友吗？

骆：我这一个总队的有一千四五百多人，大多都不认识。我们通讯队有5个山东人，德州有3个。德州还有孙云浮、魏秀椿，他俩都去世了。其他的两个也在战场上阵亡了。

战：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有毕业典礼吗？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

骆：毕业时有典礼，当时14、15期一起毕业，我们要召开大会，过一阵子之后大家就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参加战斗了。给你路费，根据你去的距离不同给不同的钱，让你去军队报到。

战：从黄埔军校毕业后，您参加过抗战吗？

骆：毕业后，我被分发到51军。51军当时在沂蒙山区，属于沂水七区、蒙阴八区的边界上，那时候叫鲁苏战区，战区司令叫于学忠，是张学良的部下。在那里待了两年多，吴化文就（那时叫新四师）叛变了，吴化文原是韩复榘手下的旅长，抗战胜利后吴化文归王耀武带，当共产党解放济南的时候，吴化文起义投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浙江当了厅长。

吴化文叛变后，我们部队就退了出去，57军也跟着撤退，当时鲁苏战区就解散了。山东省政府撤出了沂蒙山区，我们跟随大部队退到了阜阳。随后到了潢川，到河南去了，是大别山的外围，靠近武汉，大别山是国民党的根据地。鬼子投降以后，51军回到徐州的柳泉，利国驹驻扎在这一带。

战：那您参加过什么具体战役吗？

骆：在山东的时候就是打游击，没参加像台儿庄战役、武汉战役、长沙保卫战这样著名的战役。鬼子来侵犯，我们就打，我们抽鬼子的空隙，打鬼子。我先当排长，然后当连长，后在军司令部当上校参谋，管通信，我是学通信的。通信是参谋处的第三科，一科作战，二科情报，三科通信，管通信管什么的？具体就是管地图、无线电、口令、密码等这些事情，看看是哪里来的，各战区的口令不一样，用无线电秘密地发给各个部队。作战科负责下命令，指挥部队；情报科负责收集敌军信息，我军士兵在外面打听敌军是哪个部队的，驻扎在哪里，具体有多少人之类的。通信兵要负责为部队架线，通电话，无线电收发，管图纸。通讯兵把收到的电报交给参谋长。

战：解放战争的时候呢？您主要从事什么活动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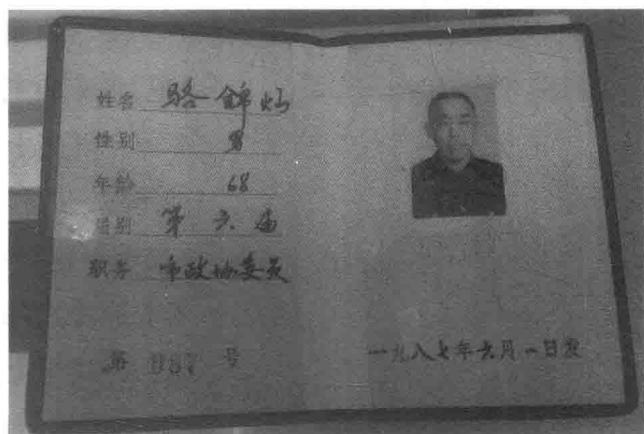
骆：抗战结束后，部队就驻扎在徐州柳泉，利国驹的部队。随后内战爆发，当时我在枣庄，打过几次战役，后来我碰到了一个同学，他写信给后勤总部，写了个调令，我调离了51军，到通信兵独立8营担任副连长职务，负责接电报，发电报，那算是后方，在汉口。白崇禧那时是华中“剿总”总指挥，我们主要是配合白崇禧的部队。战争形势不好，随后经武汉、长沙、衡阳，我们退到广西桂阳、南宁。随后在广西解放了。1948年，广西解放后，那时广西有司令部，我说我是山东济南人，我要回家。回来后在家休息了一年。1951年山东省工业厅招考干训班，工业厅说你能写介绍信来就行，当时我就到派出所写的信，那时有个同学宋招良，我们是中学同学也是军校同学。我们是一个总队，他学炮科，我学通信，他从部队回来后在济宁铁矿当会计。他的弟弟在公安厅的侦查科工作，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，我就在干训班的招考中报了名并被录取了。在干训班学了三四个月，学工业的统计、生产计划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德州。

战：您之后在德州都做什么工作？

骆：我先在德州实业公司工作，它是工业局的前身，管着德州市的油厂、电厂、酒厂等的生产统计。随后德州有个地毯厂，地毯厂要搬家，那时我当干部，工资就是40多块钱，我就去了管理基础建设，等房子盖好后，因为我懂得基建方面的知识，我调到了建筑社工作，负责预算、决算。随后土管局取消，四个社合并成为市建筑公司，我还负责预算决算。在市建筑公司要进行评定等级，我被评为中级。

战：当时您是怎么跟黄埔同学会取得联系的？在黄埔同学会中担任过什么职务吗？

骆：省黄埔同学会有我的同学，他们说老骆还在德州呢。他们来人找我，因为我们这批人之后当老师的比



骆锦灿的政协委员证书

较多，他们去教育局查找没找到，后来听说我在干工业，就这么找到了。我是第一届黄埔同学会的理事，后来我们年纪大了，就换成了曹万兴、吴昌华等人。

战：您在政协中主要负责什么工作？那您当政协委员时有没有提案？

骆：我当时在政协就是普通委员，我在市建筑公司工作的时候，当了政协委员。记得当时参加政协会议时要举手表决，要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具体提案记不清了。

战：您怎么看两岸统一？跟台湾的同学有联系吗？

骆：两岸统一是早晚的事情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。原来的时候有同学在台湾，还曾经给我寄来了一本书，现在他们都去世了。

战：您觉得现在的生活怎么样？

骆：挺好的，原来的时候工资也就40多元钱，那时生活条件差。现在我生活得挺幸福的，自己有退休工资，女儿挺孝顺的，生活无忧。闲暇时，我就在家里看看书，看看报，养养花。

祁连兴访谈录

祁连兴，1922年生，河南西华人，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14总队3大队步兵科。



1922年，我出生在河南西华县的一个农村家庭。我们村庄很大，有100多户，姓祁的只有一户，又是贫农。我祖父兄弟三个，大爷没结婚，二爷娶了个寡妇，带来一个小孩，我祖父排行老三。我上学的时候家境就好多了。我父亲是多面手，会做醋，会炸油条，会种地。最多的时候家里的地按现在的小亩算有20多亩。我父亲能经营，很快我们就成为村里的富裕户。我们家兄弟两个，我排行老二。我哥哥比我大7岁，上过洋学堂。哥哥高小毕业后，又考入淮阳师范。我高小毕业后，父亲已经过世，家中无力再供我读书，无奈只好回家种田。老师知道后到我家中劝我母亲让我去淮阳参加考试，继续学业。但父亲过世后，种地收粮少了，家中又无人经营，母亲只能留我在家种地。

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我就先参加了地方部队，当时是在“豫东游击队”。1938年，黄埔军校来我县招生，我哥哥报了名。我喜欢看书，也跟着哥哥下了考场。结果我哥哥考取了，我名落孙山。当时家里人口多，劳动力少，家中有我母亲、我嫂子、我妻子、还有两个孩子，都是老弱妇孺，不能下地劳动。我跟我哥哥说我自己承担不了家业。后来商量决定，由我以我哥哥祁连三的名字去军校报到，我哥哥留在家继承家业。在黄埔军校期间，我才又改回了自己的名字祁连兴。

我到黄埔军校以后又有一轮复试。当时我语文很好，但数学不行。考数

学的时候，是我哥哥的同学帮我做的，考试时候他把他已经做好的试卷给了我，又把我的考卷拿去重新做了一份上交，这样我才通过了考试。我数学不好，在以后的学习上遇到很大困难。文化考试上，我军事学成绩很好，但是射击学、兵器学不行。弹道的起点、落点、升弧、降弧，没有数学基础搞不好。

在黄埔军校期间，我遇到一件抱憾终身的事情。我在军校有个同学，叫何止，他在部队是连级干部，保送到我们学校学习，我们称他为“镀金生”。我们进入军官期以后，他就在我们班。他年龄比我们大，留着满脸大胡子，我们给他起外号叫“云遮月”，说他那胡子像云彩一样遮住了他的脸。他那时已经是部队干部，生活比较好。他有个小饭盒，里面放着猪油，吃饭的时候我们用筷子弄点到碗里，拌着饭菜吃特别香。他在9队9班，和我同班，我们两个人都站排尾，经常同进同出，关系很好，在一起无话不谈。后来他失踪了，一直到毕业都没再见，多少年来我在到处找他，怎么找都没找到。他当时失踪是因为他犯了个错误。我们毕业前夕大演习，在凤翔打伏击战。分校主任胡宗南亲临视察，就住在凤翔花园，我们9队学生给他站岗。演习结束以后，有一天，胡宗南早起散步，何止就过去向胡宗南汇报了我们的生活情况。何止向胡宗南汇报以后，很快就被羁押了，原因是越级汇报。何止曾对我说他没有越级汇报，是胡宗南把他叫去，问他吃饭饱不饱。他说，“吃不饱，我们天天吃面条。”胡问，“为什么吃不饱？”他说：“为了省面。”他告诉胡宗南我们队长贪污，所以我们吃不饱饭。而他说的这些信息正是我提供给他的。我们在区队年龄最小，大家都把我当小兄弟，平时让我去采买。我们队的伙夫是黄泛区过来的，跟我是老乡。柴米油盐菜都经过他的手，事情是他告诉了我，我又告诉何止的。何止从被羁押以后就失踪了。

黄埔军校毕业后，我留校半年当区队副，后来被分配到陕西省耀县动员指挥部，历任排长、连长。指挥部属于民兵组织，虽然有枪但是没有战斗任务。1944年，我从动员指挥部调到预8师24团，驻扎在安徽、河南交界处的沈丘。日本投降后，我调任陕西西安军官总队，后又从西安军官总队到信阳团管区。1946年在信阳团管区大队，担任第3大队第8队队长。1949年5月于湖南株洲十一兵工厂带领机枪中队起义。起义后，组成了游击队，有几十个人，机枪二三十挺，在湖南平江、浏阳山区坚持几个月。1949年8月与解放军46军136师会师在金井。